要把土豆机卖全球

吴洪珠

本报记者 宋学春 潘俊强

他是一名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农民，当他看到大伙儿用镢头刨、用手抠来收土豆，效率低又累人时，就凭借一股钻研劲儿，发明出土豆收获机。现在，他不仅在国内“土豆界”出了名，在国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他就是农民“爱迪生”吴洪珠。

收一亩土豆只需20分钟

吴洪珠从小生活在山东省胶州市胶莱镇大赵家村，仅胶莱镇土豆种植面积就达5万多亩。吴洪珠最先看到的是农民收土豆的艰辛，一铁镢头下去，刨出几个土豆，有的还得从大的泥块里扒拉，一亩地5个人，一天劳动下来，腰酸背痛不说，收一亩土豆都费力。“最初梦想很单纯，就想发明土豆收获机，让种土豆的农民不要太累。”吴洪珠说，自己家的亲戚也种土豆，每年都因为收土豆有几个亲戚会累病。

吴洪珠也和当地农民交流：什么时候农民收土豆不用这么累？能否像小麦收割机一样，收获土豆的时候，机器一开，土豆就收获了……在乡亲们看来，吴洪珠“老老实实种地就行了，一个初中毕业的毛头小子怎么能干出发明家的事情来呢，简直是异想天开。”

吴洪珠当过拖拉机驾驶员，帮人开过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收割机、小麦播种机等。爱钻研的他一开始就对这些机器很感兴趣。到1999年，吴洪珠开始着手研究他的第一台土豆收割机。家里的5间房就是他的厂房。“客厅、厨房都是工作车间，锅台上放的全是我搞发明的家伙什，有螺丝刀、扳手甚至还有电焊机。”吴洪珠说，当时媳妇因为这还跟我闹过别扭，说做饭都没法做了。

土豆收获机在收土豆。

参照曾经开过的小麦、玉米收割机，吴洪珠依其原理，自己画图纸。“当时自己设计的零部件，在市场上根本没有成品，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吴洪珠说，除了在家研究机器，最多的就是开着三轮车出去买一些耗材、配件，然后回家自己组装、焊接。

照着小麦、玉米收割机的模样，在2000年，土豆快要收获的季节，吴洪珠发明了他的第一代土豆收获机。在这之前，为了试验土豆收获机的性能，吴洪珠还单独将自家的地腾出一亩，啥也不种，就往地里埋砖头，来试验土豆收获机能否挖出土豆。经过试验后，他拍着胸脯对乡亲们说，“你们马上就要告别人力收土豆的时代了，用我的机器收。”可是，当机器下地不到10分钟，就被农民从地里赶了出来。

原来，大土豆都被机器切破了，破损率太高了。赔了损失，吴洪珠回家继续琢磨。“那时候也真是有股韧劲儿，估计老吴晚上睡觉都在想如何改进机器，有时候灵感一来就赶紧爬起来去做改装，再到地里去试验。”吴洪珠的妻子说，“不仅如此，老吴还将家里的5亩地全种土豆，就为了做试验。”“做试验时，土豆破损率一开始有50%~60%，发现问题就解决，有时候是配件不好用，有时候是设计不合理。”吴洪珠说。

2001年，在保证损坏赔偿的前提下，他的机器再次进到乡亲们的地里，土豆基本没有破损，收获一亩土豆只需要20来分钟，这次他成功了。

1个小时能收获3亩土豆，而且还不会对土豆造成损坏，这大大提高了收获土豆的效率。看到土豆收获机的“威力”后，村民们纷纷买了机器。就这样，周围的村，一传十，十传百，土豆收获机火了，吴洪珠也在农民中红了起来。

15年发明出成套机器

吴洪珠的土豆收获机不仅解决了农民收土豆难的问题，而且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土豆收获机农机手。大赵家村村民赵方超就是其中一个农机手。在土豆收获的季节，赵方超收获一亩的服务费是80—100元，他一天能收获三四十亩土豆，每天纯赚3000元左右。

吴洪珠的机器，一年一改进。当机械发展到第六七代的时候，吴洪珠的土豆收获机销量超过了100台。农民们亲切地称吴洪珠为“农民爱迪生”。

2006年，吴洪珠借钱做了300多台土豆收获机。然而，到了收土豆的时候，机器却全被退回来了。农民普遍反映，机器走到地里，就被草、泥堵得走不了。原来，第一年天旱土松，土豆机好用，第二年雨水多，地粘，野草粘上泥巴，就把机器堵了。

问题出来了，咋改进呢？经过在自家地里不断的试验，吴洪珠研制出防缠草防泥巴摆动装置。“这次‘退货风波’让我赔了200多万元，但是也让我琢磨出了摆动装置，并申请了我的第一项专利，开启了我的专利申请之路。”吴洪珠说，“这专利是被逼出来的，200多万元欠款得想法还啊，不琢磨不行。”

经过15年的研究摸索，除了土豆收获机，吴洪珠还发明出了土豆覆膜播种机、上土机、杀秧机等，从土豆的种植、上土、杀秧、收获等整个流程，这些机器都能派上用场。

可令吴洪珠头疼的是，经常有人仿冒他的机器。“不过这也是我创新的动力。”吴洪珠说，目前，他已经拥有26项专利，今年将申请近60项专利。如今，吴洪珠设计生产的土豆收获机还被河南、辽宁、宁夏等不少省区市列为购买农机补贴目录。青岛地区农民购置时的补贴率达30%，并且可差价购机，无需事先预交补贴部分。

土豆机走向国际市场

2013年11月10日，吴洪珠带着他发明的土豆播种机和收获机参加了德国汉诺威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农机展会上，吴洪珠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家签订了500余万元的订单。

这是吴洪珠参加的第5次农机展会。2012年，首次参加意大利农机展的他只是一名参观者，就像口渴的人碰见甘霖，他跑遍了农机展上每个柜台，“每天相机要换3次电池，总感觉每种机械、每台机械上都有我能够借鉴的地方，不管是部件原理还是外观设计。”吴洪珠说。

意大利之行之后，吴洪珠又接连去印度、韩国参展、学习。“参加农机展让我了解了国外农机的发展动向和规模，让我找到了自己产品的不足和差距，也激发了我继续钻研的动力！”吴洪珠说，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土豆种植面积也很大，但是土豆机械却比较落后。这些国家的市场非常大。吴洪珠的机器技术先进，而且价格上非常有优势，目前在哈萨克斯坦、韩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已经有他的代理商，目前国外订单每年在500万元左右，并且每年都大幅递增。一位外国农机专家对吴洪珠的机器连竖大拇指，他认为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农民能够发明出一系列非常实用的土豆机，实在是不可思议。

“现在除了香港、澳门，中国的每个地区都有我发明的土豆机械。近期的目标是继续完善国内市场，之后则主攻国外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环境、地质条件，设计不同的机型，靠高品质来赢得顾客。”“我就想把土豆机卖到全世界，在地球上，只要有土豆的地方，就有我发明的种植土豆的机器。”吴洪珠说。看得出，他信心十足。

吴洪珠2013年3月参加韩国农机展。

神为

●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就像文化不仅仅是一项产业一样，文学不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感受力。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认为。

●很多人觉得文学经典就是一个乌托邦的、十全十美的、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十全十美，也没有一部作品能让所有人喜欢。因此，把“经典”这个概念无限加重，使之绝对化、神秘化、神圣化、乌托邦化，其实是我们拒绝当代文学的一个借口。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表示。

●在任何情况下，创意都是电影创作和生产的核心驱动力、核心竞争力。类型电影绝不意味着就可以“照方抓药”，“配方式生产”。如何在类型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中注入更多的创意性因素，释放更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电影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质，这依然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认为。

●中国电影市场往往容易跑偏，喜欢“一窝蜂”。如果我们“一窝蜂”地追逐一种电影的票房和数字，就会加速市场畸形化，票房和数字也不会攀升得太高，最终影响市场的成长。

——导演**张艺谋**认为。

●网络自由应该是一种有限度、有担当的自由。网络环境的净化离不开网民的自律与责任，文学写作者更是责无旁贷。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需要用审美担当去证明其自身是一种有作为的文学，是文学发展到数字技术时代的一个有价值的历史节点。

——**欧阳友权**教授认为。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娱乐很容易使人成为看客，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作家应该知道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市场需要什么作家就写什么。作家通过作品来给予，不仅仅是给予商业价值链。

——作家**梁晓声**认为。

●文学是对社会的研究、观察。作家写东西要懂得思考，思考中就会有一些前瞻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容易和社会发生摩擦。一开始，人们可能并不认可，但经过时间的检验，大家会慢慢发现作品中所表达和反映的内容。

——作家**贾平凹**认为有力量的作家将引领时代。

（**张 彬**辑）

『潮老头』刘心武

邢 虹 耿梦圆

近年一直在红学领域兜兜转转的著名作家刘心武，时隔10年终于又把笔触转向了现实题材。他的长篇新作《飘窗》日前出版，描写的市井生活被评论界誉为“当下的《清明上河图》”。72岁的刘心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虽然是个老头，但心态上、写作内容上都努力向年轻人靠近——

20年前接触电脑 72岁也懂凯蒂猫

刘心武2013年出版了散文集《空间感》，其中一篇文章《在飘窗台上看风景》写到了自家书房温榆斋的大飘窗：“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不消说，我新的长篇小说，其素材、灵感，将从中产生。”一年之后，16万字的长篇小说《飘窗》里描写了30多个市井人物，有人评价这本小说是当下的《清明上河图》和《三言二拍》，他觉得“《清明上河图》可以接受，《三言二拍》那完全不一样，这个评论有点老气，这不是一老头子写一个古典故事。”最让他得意的评价则是“这书这么潮，不像老头写的”。

《飘窗》里写到很多“80后”和“90后”，比如海芬把冯努努约到闺房里，“那间闺房，如果是不知底里的人进去，会以为是个儿童间，到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Hello Kitty，也就是凯蒂猫。有的是单纯的玩偶，有的是靠枕、坐垫、提包、座钟、揩面纸盒……”他笑着问记者：“怎么样？一般老头写不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很潮的视角”。他喜欢在写作时加入很多“很当下、很新、很潮的元素”，“这得益于我放下架子，努力和年轻人沟通。”

72岁的刘心武自认是“一个很潮的老头”。对于新生事物，他永远在接受和学习。“我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1993年，我就用笔记本电脑了，当时还是那种特别厚重的型号。很多人当时都劝我不要用，说有辐射呀什么的，可我就想用啊。学打字也很痛苦，起初的一段时间都处在时刻想砸了电脑的暴躁中，后来用顺手了，就再也离不开了。”不过如今流行的微博和微信，他就没有用了。“知道是知道的，但我是一个老头了，实在没有这么多精力去玩这些了。”

曾遭遇退休综合征 用写作跟现实讲和

刘心武自认并不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每年都有要做的课题，规定要完成多少作品。其实我现在很自由。我没有创作的硬性任务，写小说讲故事是我从生活中所得，是由内而外的自发的热情。”他调侃说，自己现在唯一可以称得上“身份”的，就是“一个领退休金的老头”。

他也坦言，自己曾遭遇退休综合征。“65岁以后，各种症状哗地一下冒出来了，失落、抱怨、自怨自艾……要是撑不过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幸他还坚持着写作，“我可以通过写作来让我和现实讲和，并且用平静的心洞察生活，思考人生。”

最让他感慨的是，“年纪大了以后，写作真的变成了一项体力活，不是没有灵感，而是写不动了。”《飘窗》花了一年时间写完，“这要是过去，顶多三四个月就能完成了。”

红楼续作搬上荧屏 今后将研究《金瓶梅》

刘心武总是说，他的写作生涯种植着四棵树——红学研究之树、小说之树、散文随笔之树和建筑评论之树。把红学研究之树排第一，因为他“是个热爱《红楼梦》的老头”。

在《百家讲坛》上开讲“揭秘红楼梦”系列，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一书，刘心武和他的红学研究曾经引起争议，不过他并不在意，“这都并非我的本意。”

他告诉记者，他的《红楼梦》续作被著名导演尤小刚相中，改编成电视剧《大清宝典》，今年有望和观众见面。《红楼梦》中他钟爱妙玉这个人物，“短短千字，妙玉形象跃然纸上。所以有人说你这次长篇才十几万字，写了那么多人物，怎么写啊？其实好的小说与篇幅无关。”

如今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有精力会考虑把最近的一些讲座整理成书。而他的下一个研究对象，则是《金瓶梅》。

（**据《南京日报》报道**）